

## 中国西南地区大学生毒品认知及滥用倾向分析 ——基于自我控制理论模型的研究\*

向静, 翟雪薇

(1. 重庆市高校物证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  
2. 特殊人群心理与智能管理服务研究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1120)

**【摘要】 目的:** 探讨自我控制、毒品认知、对父母的依恋、酒精依赖性、父母文化水平、吸烟状况、零花钱、平均成绩、毒品教育等综合因素对青少年毒品相关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自我控制量表、自编大学生毒品认知状况调查表、酒精依赖疾患识别测验量表, 以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 作对毒品认知态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毒品相关行为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等。**结果:** 对父母的依恋与父亲文化水平对青少年毒品认知具有显著相关性 ( $0.001 < P < 0.01$ ); 自我控制能力、毒品知识教育对青少年毒品认知相关性更显著 ( $P < 0.001$ ); 自我控制能力、酒精依赖性对青少年毒品相关行为影响显著 ( $P < 0.001$ )。**结论:** 自我控制力差、未接受毒品教育、对新型毒品不了解、有酒精依赖的人对毒品更具有倾向性。塑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对父母有正确的依恋, 培养良好自控能力, 拓展毒品知识教育的深度广度, 提升公众人物的正面导向作用, 可望限制青少年对毒品态度的积极性, 弱化青少年的毒品行为倾向性。

**【关键词】** 高校学生; 毒品滥用; 自我控制; 认知情况

doi: 10.15900/j.cnki.zylf1995.2020.03.005

当前我国新型毒品滥用上升趋势明显, 吸毒人员呈现低龄化现象, 特别是青少年成为毒品滥用的高危人群, 且涉毒范围广泛<sup>[1]</sup>。广义来说, 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等传统毒品, 及冰毒(甲基苯丙胺)、摇头丸、K粉(氯胺酮)、麻古等新型毒品, 还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上瘾的麻醉类药品和兴奋类药品<sup>[2]</sup>。尽管新型毒品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 但其范围和种类更新迅速, 伪装的形式也越来越新颖并具有欺骗性。特别青少年好奇心强, 喜欢寻求刺激, 社会经验较少, 容易对“草本兴奋剂”“合法快感药”等“特制药物”丧失警惕。且他们从众心理、哥们义气突出, 容易受人蛊惑去尝试毒品及成瘾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sup>[3]</sup>。另一方面, 一些号称美国进口的“聪明药”开始在各大高校流行, 如阿得拉、利他林及莫达非尼等, 服用后短期内使人神清气爽、思维敏捷、精力充沛, 甚至有家长为了提高孩子成绩而在网上购买作为助考的“灵丹妙药”。但实际上, 这类药物成瘾性与危害性都很强, 长期使用会损害认知功能, 最后只能强制戒毒。青少年吸毒问题, 既有青少年吸毒者自身及其家庭的问题, 也有毒品预防教育方面的问题, 如何加强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及对毒麻药品、精神兴奋类药品的识别、拒绝能力是遏制青少年吸毒的重要措施。

既往一些研究考察了家庭教育、童年经历、同伴吸毒行为等外部独立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吸毒行为的影

\*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FX17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94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2017M610586); 重庆市博士后科研项目特别资助(XmT2018024)  
作者简介: 向静(1978—), 女, 学历及职称: 神经医学博士, 犯罪心理学博士后,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犯罪心理学, 司法精神医学。邮箱: ponby2014@icloud.com。

响<sup>[4]</sup>,大部分研究认为家庭教育、童年经历和父母关系均与青少年吸毒行为具有相关性。Sean Esteban McCabe等人报道了父母关系是否和谐对青少年吸毒行为具有重要影响<sup>[5]</sup>。Queen Martin, Ronald J的研究认为童年受过虐待的人对毒品更具有倾向性<sup>[6]</sup>。A.Ghanizadeh的研究认为同伴吸毒行为易促进青少年毒品的吸食<sup>[7]</sup>。许书萍指出,学业和就业压力、对体型不满、异性交往受挫、学习疲劳、自我不满、对毒品好奇及同伴劝诱均是大学生吸毒的易染因素<sup>[8]</sup>。李兰等人认为青少年的心理因素如认识程度和应对程度、社会因素如学校风气、家庭因素如家人的不良作用等是青少年滥用药物的重要原因<sup>[9]</sup>。Suhasini Ramisetty -Mikler等人认为性别、家庭、种族对青少年滥用毒品具有影响<sup>[10]</sup>。然而,当前很少有研究报道自我控制、毒品认知、饮酒习惯等因素对青少年毒品相关行为的影响。

为更好地在青少年群体中加强毒品预防干预的教育,本研究以西南地区某高校学生为样本,进行了毒品滥用的认知状况、自我控制量表、酒精依赖疾患识别测验等问卷调查及相关因素的综合分析研究,为制定个体化、针对性的毒品预防干预教育方法提供可借鉴的资料和依据。

##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 1.1 对象

2017年5—7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中国西南地区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主要为大一至大三的本科生。男生211人,女生228人,年龄18~25岁。发放问卷共440份,回收有效问卷439份,有效回收率99.77%。

### 1.2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在全校公选课结束后发放问卷。使用了一般人口学资料,自我控制量表、自编大学生毒品认知状况量表、酒精依赖识别测验表进行匿名调查,现场收回问卷。

####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包括被调查者的姓名、民族、父母文化水平、父母职业、每月零花钱数目、身体健康状况、在校年级、吸烟状况、平均成绩等(表1)。

#### 1.2.2 自我控制量表 ( self-control scale, Grasmick 1993 )

量表包含四个因素:自我控制;谦逊和无私;拒绝打破常规倾向;对快乐主义或攻击性情感的控制。因此,

表1 样本基线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211 (48.1)
	女	228 (51.9)
种族	汉族	397 (90.6)
	其他	41 (9.4)
父亲文化水平	小学	40 (9.1)
	初中	126 (28.8)
	高中	122 (27.9)
	大学	150 (34.2)
母亲文化水平	小学	73 (16.7)
	初中	139 (31.7)
	高中	115 (26.3)
	大学	111 (25.3)
父亲的职业	工程师行业	149 (34.3)
	管理行业	87 (20.0)
	教育行业	31 (7.1)
	其他	168 (38.6)
母亲的职业	工程师行业	140 (32.2)
	管理行业	75 (17.2)
	教育行业	40 (9.2)
	其他	180 (41.4)
零花钱	≤700	41 (9.9)
	≤1 000	166 (40.2)
	≤1 500	148 (35.8)
	>1 500	58 (14.0)
健康状况	非常好	110 (25.4)
	良好	192 (44.3)
	正常	113 (26.1)
	较差	15 (3.5)
	非常差	3 (0.7)
年级	1	2 (0.5)
	2	384 (92.8)
	3	26 (6.3)
	4	2 (0.5)
吸烟状况	没有	353 (81.0)
	每天	28 (6.4)
	一周2~3次	15 (3.4)
	一个月2~3次	12 (2.8)
平均成绩	一年几次	28 (6.4)
	非常高	20 (4.6)
	较高	87 (19.9)
	略高于平均值	189 (43.2)
略低于平均值	略低于平均值	108 (24.7)
	较低	23 (5.3)
	非常低	10 (2.3)

高分提示能够自我克制,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谨慎、有耐心、稳重、沉思;低分者容易冲动,很少掩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比较自我,缺乏抑制力,过分追求个人快乐。我们选取了自我控制量表的四部分:追求冒险(risk seeking, R)、压力(stress, S)、脾气(temper, T)、冲动(impulsivity, I),并加上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S)、自尊(self-esteem, S)、与父母关系(parental attachment, P)3个方面,用来综合评测其人格心理素质。

### 1.2.3 自编大学生毒品认知状况调查表

结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国内外毒麻药品的相关资料为基础,设计问卷,考察大学生对当前毒品及毒麻药品的认知情况。量表包括毒品知识教育、海洛因、冰毒、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等毒品认知调查、吸食毒品经历,将其认知态度分为“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4个层次,正向或反向分别计分为1、2、3、4。得分越高者对毒品的认知更加清晰与正确。

### 1.2.4 酒精依赖疾患识别测验(alcohol use dependency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

使用酒精依赖疾患识别测验<sup>[11]</sup>,调查他们在过去一年的饮酒情况,包括是否饮酒、酒品类型、饮酒频率、单次饮酒分量、饮酒的影响。饮酒频率分为“从不,少于一个月1次,一个月2~4次,一周2~3次,每周大于4次”分别计分为0、1、2、3、4;单次饮酒分量分为“1~2杯,3~4杯,5~6杯,7~9杯,大于10杯”分别计分为0、1、2、3、4;饮酒的影响包括“酒后是否伤害家人,亲戚、朋友或医生是否担心自己饮酒问题或劝自己戒酒”,将其分为“从无,有但不是在去年,在去年发生过”,分别计分为1、2、3。得分越高者对酒精依赖程度越高。

### 1.3 统计学方法

比较样本不同变量的基线人口统计学特征,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大学生对不同种类毒品的认知态度并分类。对可能影响毒品认知态度的各影响因子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包括“自我控制”“对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吸烟状况”“在校成绩”“健康状况”“零花钱”“酒精依赖性”,模型2加入了“毒品知识教育”因子。并对可能影响毒品相关行为的各影响因子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包括“自我控制”“对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吸烟状况”“平均成

绩”“健康状况”“零花钱”“酒精依赖性”,模型2~4表示分别将“毒品知识教育”“毒品态度1”“毒品态度2”依次纳入回归分析。统计学软件应用SPSS19.0。

## 2 结果

### 2.1 样本基线人口统计学特征

有效问卷中有男生211名(48.1%),女生228名(51.9%),主要为大二在校生(92.8%),汉族学生占绝大多数(90.6%)。半数人的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在中上等(高中与大学文化程度),调查者中父亲的文化整体水平要比母亲稍高,父母亲职业中从事教育行业母亲占比较父亲稍多。有76%的学生每月零花钱水平为中等(700~1500),少数人每月零花钱在1500以上,具有吸烟嗜好的占比19%(由于一些受访者对个别问题未作回答,因此总数不是439见表1)。

###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对“毒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知识调查表”中九个项目(见表2中问题2~10)的认知态度可分为两组。我们对其命名为态度1和态

表2 大学生毒品认知状况调查表

问题	很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曾接受过预防毒品的知识教育	1	2	3	4
2) 海洛因是毒品	1	2	3	4
3) 大麻是毒品	1	2	3	4
4) 冰毒、摇头丸是毒品	1	2	3	4
5) 哌替啶是毒品	1	2	3	4
6) 我认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毒品	1	2	3	4
7) 常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对身体危害大	1	2	3	4
8) 含有麻黄碱和可待因等成分的感冒、止咳药会使人上瘾	1	2	3	4
9) 麻醉类止痛药,如盐酸曲马多会使人上瘾	1	2	3	4
10) 安眠药类,如地西洋片、氯硝西洋片会使人上瘾	1	2	3	4
11) 我曾因好奇吸过大麻	1	2	3	4
12) 我曾因好奇尝过冰毒	1	2	3	4
13) 我曾因好奇服过摇头丸	1	2	3	4
14) 如果有人告诉你服用某种药物可以让身体非常舒服,我会去尝试	1	2	3	4
15) 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尝试一次毒品可以让身体非常舒服且不会上瘾,我会去尝试	1	2	3	4

度2。从表中的数据来看态度1与对海洛因、大麻、冰毒、摇头丸、哌替啶等认知有关。态度2包括对麻醉药、精神药物、含有麻黄碱和可待因的感冒药或止咳药、麻醉止痛药如盐酸曲马多、安眠药等的认知(表3)。

表3 对毒品认知态度的探索性因素表

	因素	
	态度1	态度2
问题2	0.945	0.074
问题3	0.929	0.108
问题4	0.946	0.107
问题5	0.528	0.315
问题6	-0.066	0.586
问题7	0.437	0.478
问题8	0.213	0.777
问题9	0.221	0.779
问题10	0.152	0.721

### 2.3 对毒品认知态度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表3显示对毒品认知态度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自我控制”“对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和“毒品知识教育”4个变量对态度1有显著影响,而除了“毒品知识教育”对态度2有影响外,其他三个变量与态度2无显著相关性。设置的模型1包括变量“自我控制、对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

化水平、吸烟、平均成绩、健康状况、零花钱、酒精依赖性”,发现表现出“低自我控制”“对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与态度1显著相关,“母亲文化水平”“吸烟状况”“平均成绩”“零花钱”和“酒精依赖性”与态度1无关联性,只有“毒品知识教育”对态度2具有影响。模型2中提示,“毒品知识教育”是影响态度1的重要因素,而“对父母的依恋”对态度1的影响随着模型2中“毒品知识教育”的影响因子的加入而消失。通过比较两种态度的回归模型,发现态度1相较于态度2更易受影响(参见 $R^2$ )。“自我控制”和“毒品知识教育”两个影响因子与青少年对毒品的态度相关性高于“对父母的依恋”和“父亲文化水平”与青少年对毒品的态度的相关性。自我控制差、没有进行毒品知识教育的人可能对毒品持有更加倾向的态度(表4)。

### 2.4 对毒品相关行为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本文“毒品相关行为”指对毒品曾经尝试或打算尝试的行为,反映了毒品滥用的倾向。表5列出了对毒品相关行为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自我控制”“酒精依赖性”和“毒品知识教育”与毒品相关行为具有强烈相关性,“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吸烟状况”“平均成绩”“健康状况”和“零花钱”对毒品相关行为无影响。“自我控制”“酒精依赖性”“对毒品的态度”和“毒品知识教育”与毒品相关行为密切相关。其中,“自我控制”“酒精依赖性”和“对毒品的态度”总是比“毒品

表4 对毒品认知态度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态度1				态度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i>B</i>	<i>t</i>	<i>B</i>	<i>t</i>	$\beta$	<i>t</i>	$\beta$	<i>t</i>
自我控制	-0.187***	-3.341	-0.167**	-3.164	-0.084	-1.460	-0.076	-1.328
对父母的依恋	0.132**	2.328	0.067	1.233	0.090	1.560	0.064	1.090
父亲文化水平	-0.176**	-2.403	-0.194**	-2.797	-0.011	-0.147	-0.018	-0.246
母亲文化水平	0.126	1.679	0.115	1.624	0.095	1.246	0.091	1.197
吸烟状况	-0.022	-0.398	-0.008	-0.145	0.003	0.048	0.009	0.156
平均成绩	0.058	1.093	0.050	1.000	0.062	1.140	0.059	1.090
健康状况	0.016	0.297	0.016	0.315	-0.010	-0.186	-0.010	-0.181
零花钱	-0.015	-0.260	-0.011	-0.207	-0.042	-0.727	-0.041	-0.709
酒精依赖性	-0.003	-0.053	-0.004	-0.084	-0.032	-0.550	-0.032	-0.567
毒品知识教育	-	-	0.332***	6.566	-	-	0.136*	2.515
$R^2$	0.079		0.183		0.035		0.05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知识教育”对毒品相关行为更具影响力 ( $P<0.001$ )。在对毒品相关行为的分析中,基线模型(模型1)表明低自我控制的人更倾向于有尝试毒品的意愿或者已有吸食毒品的经历。低自我控制能力与模型2,3,4密切相关。而“酒精依赖性”与“毒品知识教育”也与毒品相关行为密切相关。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模型1中的影响因素有“自我控制、对父母的依恋、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吸烟状况、平均成绩、健康、零花钱、酒精依赖性”,当在模型2加入“毒品知识教育”的影响因子时, $R^2$ 有明显变化,这表明“毒品知识教育”在模型2关联性显著,对毒品相关行为有强烈影响,但“毒品知识教育”的影响作用随着模型中“对毒品的态度”变量的加入而消失。需要明确的是,“毒品知识教育”在表4中对毒品的态度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毒品知识教育”只对毒品的态度有显著影响,而对毒品相关行为没有直接影响。“毒品知识教育”只与毒品相关行为间接相关,它的作用由态度变量来调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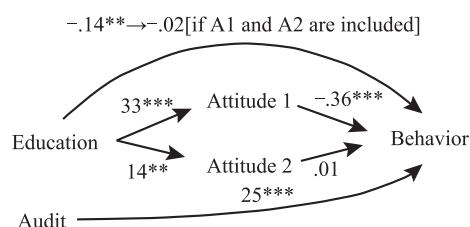


图1 毒品行为的相关影响因子作用模式图

在4个模型中酒精依赖性和自我控制对毒品相关行为的强影响力,揭示饮酒和吸毒行为彼此相互关联。但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依赖性与对毒品的态度无关。

“态度1”与毒品相关行为密切相关,而“态度2”与毒品相关行为无关。“态度1”对模型3和模型4有显著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态度1,发现 $R^2$ 从0.193变为0.294。这表明“态度1”对毒品相关行为有积极影响。而在模型4中,“态度2”被添加, $R^2$ 没有改变,表明“态度2”没有增强与毒品相关行为的相关性(表5)。

### 3 讨论

#### 3.1 自我控制对毒品认知、行为的影响

根据Gottredson和Hirhi的理论,自我控制包括冲动性、冒险性、脾气、自我、运动选择倾向和简单任务选择倾向<sup>[12]</sup>,该理论在犯罪预测领域中具有很大影响。现不少研究探讨了家庭教育、童年经历、种族差异、同伴吸毒行为等方面对毒品认知、行为的影响,很少探讨自我控制对毒品认知、行为的介入程度。本研究结果提示,自我控制与青少年“对毒品的态度”和“毒品相关行为”均有显著相关性。

自我控制是个体有意识控制冲动行为,抵制直接满足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执行能带来长期利益的目标指向的行为<sup>[13]</sup>,调适自己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比如控制自己对外界的反应、识别并矫正自己不理想的行为模式

表5 对毒品相关行为影响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B	t	B	t	$\beta$	t	$\beta$	t
自我控制	0.238***	4.435	0.229***	4.300	0.167***	3.293	0.167***	3.291
对父母的依恋	-0.068	-1.252	-0.042	-0.771	-0.023	-0.446	-0.019	-0.381
父亲文化水平	0.003	0.047	0.012	0.167	-0.060	-0.920	-0.058	-0.876
母亲文化水平	-0.048	-0.678	-0.045	-0.631	-0.006	-0.084	-0.006	-0.089
吸烟	0.020	0.383	0.014	0.270	0.011	0.223	0.010	0.207
平均成绩	0.057	1.115	0.060	1.199	0.078	1.652	0.078	1.652
健康状况	-0.029	-0.566	-0.029	-0.574	-0.020	-0.418	-0.020	-0.421
零花钱	-0.008	-0.155	-0.010	-0.179	-0.012	-0.234	-0.012	-0.235
酒精依赖性	0.247***	4.609	0.248***	4.669	0.248***	4.974	0.248***	4.972
毒品教育	-	-	-0.137**	-2.722	-	-	-0.022	-0.432
毒品态度1	-	-	-	-	-0.363***	-7.305	-0.356***	-6.805
毒品态度2	-	-	-	-	0.010	0.203	0.011	0.226
$R^2$	0.175		0.193		0.294		0.294	

\* $P<0.05$  \*\* $P<0.01$  \*\*\* $P<0.001$ 。

的能力等。自我控制与认知资源息息相关。认知资源受心理机制--执行控制的影响,自我控制影响个体认知<sup>[14]</sup>。若青少年的自我控制产生偏差,将影响他们对毒品的认知。研究表明,低自我控制能力与问题行为有关,如人际关系混乱、具有攻击行为等<sup>[15]</sup>,且在精神病患群体和物质滥用群体中现象突出,他们人际关系方面也比一般群体更差。低自控力在早期建立后会一直持续终生,所以低自控力在童年时期形成后会一直影响成年人的行为模式,这样的人更易于有不稳定的婚姻、朋友关系和工作经历,喜欢追求刺激感如嗜酒、吸烟、吸毒、赌博、未婚先孕和非法性行为等。自控力低的人易于冲动,对环境有形刺激立即做出反应,喜欢即时满足,自控力高的人却能够“延迟满足”,为实现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sup>[16]</sup>,这是个体的自我调节和成功适应社会行为发展的重要特征;自控力低的人爱冒险,喜欢刺激的新鲜事物,毒品更能刺激自控力低的人的好奇心,引起他们对毒品的试探并进行毒品行为,自控力高的人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加自律,抑制毒品相关行为<sup>[17]</sup>;自控力低的人很容易自我否定,以自我为中心,有研究发现“自我”是影响嗜酒行为的强有力因素,所以他们更倾向沾染毒品寻求刺激来逃避自己的消极情绪<sup>[18]</sup>,而自控力高的人会积极面对并化解消极情绪;自控力低的人对毒品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缺乏未来的方向、同理心,对挫折、勤奋、风险规避以及对体育运动的偏好,肢体行为相较于脑部运动更加擅长,缺乏思考,对复杂的任务趋而避之,对毒品易情绪化作为,置自己于高风险的情况,成为毒品的“受害者”<sup>[19]</sup>,自控力高的人冷静思考,拒绝危险事物。Seong-Jin Yeon和Steven F. Messner也谈到低自控力者对不法行为具有倾向性<sup>[20]</sup>,在本研究中有类似结果,“自我控制”对毒品态度和毒品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低相互依赖的自我控制(low interdependent self-control)”“个体独立程度(degree of individualism)”“低独立自主(low independent self-control)”通过交互作用影响个体对违法行为的倾向性,其影响模式可用图2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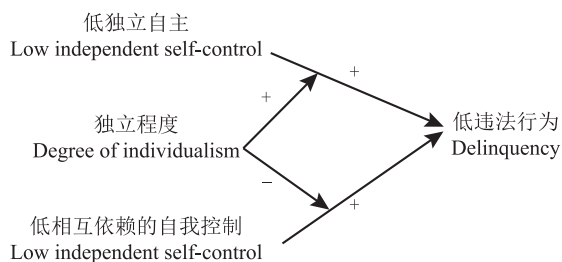


图2 三种因素对违法行为的交互影响模式

### 3.2 父亲文化水平对毒品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父亲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对毒品的认知态度,两者呈正性相关。已有大量研究报道了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毒品认知的影响,家庭教育的缺失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心理成长与认知状况。教育的缺失又分为实质的缺失和形式的缺失。实质的缺失指父母自身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较低,无法给予孩子足够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父母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影响着青少年的三观认知,若父母认知有限,对青少年缺乏正向引导,易导致青少年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认知模糊甚至迷失自我。而父母对毒品的认知受限或者错误,未进行正确的毒品教育甚至以身犯错进行吸毒行为,青少年对毒品将产生不正常的认知。文化水平低的人易产生不端行为,父母的不端行为如父母懒惰、易冲动、违法甚至犯罪,会促进青少年的心理缺失<sup>[21]</sup>,青少年在认知不足时直接触及最亲近的人的不端行为,会对其进行模仿,并觉得理所当然或无重大过错。父母文化水平与青少年沾染毒品有一定的联系,这和Fariba Mousavi, Danilo Garcia等人研究的结果一样<sup>[22]</sup>,本研究中父亲文化水平与青少年的毒品认知有相关性,而母亲的文化水平没有显示有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在调查人员中父亲在家庭教育方面占主导作用,在于丽等的研究中母亲文化水平对青少年沾染毒品同样无甚影响,可能因为文化水平高的保护因素和零花钱的危险因素相互影响,文化水平低的危险因素会和零花钱的保护因素相互作用从而相对持平<sup>[23]</sup>。

### 3.3 对父母的依恋与毒品认知相关性

在鲍尔比(Bowlby)的理论中,他将依恋定义为个体与其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倾向,从而使该个体与其照顾者具有紧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获得物质、情感等有利条件<sup>[24]</sup>。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是青少年对其父母的持久紧密的联系,它将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根据养育方式的不同对父母的依恋可分为“安全型依恋”“焦虑/占有型依恋”“回避/忽视型依恋”“混乱型依恋”。“安全型依恋”是孩子的情感需求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及时的满足,“焦虑/占有型依恋”是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时好时坏的情况产生,“回避/忽视型依恋”是父母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而忽略情感需求,“混乱型依恋”是在父母的打骂、恐吓甚至虐待下形成<sup>[26]</sup>。良好的父母的依恋会对孩子产生积极影响,在不正确的观念产生时,“对父母的依恋”因素对其产生抑制进行纠正,形成自我约束,对外界诱惑有相对较强的判断力

和抑制因素,对毒品的认知明确,对毒品诱惑有较大的抵抗力,降低毒品相关行为的倾向,如“安全型依恋”;若父母对孩子的情感忽视甚至情感虐待,将造成孩子的心理不安全感,认知不确定甚至缺失,如“焦虑/占有型依恋”“回避/忽视型依恋”“混乱型依恋”,这样不正确的依恋易导致青少年情感缺失,形成自卑感,对毒品诱惑无明显抵抗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父母的依恋”与青少年毒品认知具有强烈相关性,而与青少年毒品相关行为无明显相关性,这与 Koepfel 和 Bouffard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他们认为具有紧密的父母依恋会减弱吸毒行为,这可能因为他们还正确引导了性取向因素<sup>[25]</sup>。

### 3.4 毒品知识教育对毒品认知的影响

毒品知识教育是指将毒品相关知识如毒品种类、性质、吸毒的后果等传播给青少年,传播者可以是家长,也可以是学校和社会。本研究显示毒品知识教育极大影响青少年对毒品的认知和相关行为。目前研究发现绝大部分青少年吸毒的原因是对毒品的认知不足,仅因好奇进行了毒品行为<sup>[27]</sup>。认知不足的情况有:对毒品的形态种类辨别不清,因不知何为毒品,被毒品的美丽外观所迷惑,懵懂的情况下,在他人的唆使下如朋友、亲属、毒品贩卖者进行了毒品行为;对毒品的依赖性认识不足,很多青少年对毒品的成瘾性嗤之以鼻,认为毒品无所谓强烈依赖性,自以为沾染毒品后仍然能够戒掉,而从此堕入深渊<sup>[28]</sup>;对沾染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清,在未进行毒品知识教育的青少年中,他们认为毒品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并不知道毒品行为会传播艾滋病等传染病,认为毒品只是会致幻,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并不反对毒品甚至尝试毒品。当对青少年进行了毒品相关知识教育后,他们将正确认知毒品的种类、外观、成瘾性、危害性,对他人的引诱产生防范意识,对毒品产生抗拒心理,害怕毒品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拒绝尝试毒品。

### 3.5 酒精依赖对毒品相关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酒精依赖性”与“对毒品的态度”无明显相关性,而与“毒品相关行为”具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对酒精依赖性高的人更容易产生毒品相关行为,酗酒者使用大麻、可卡因和其他药物的可能性较无酒精依赖者大,这与 S.E Jones 研究组结论一致<sup>[29]</sup>。酒精依赖是长期大量饮酒后产生的对酒的强烈渴望和嗜好,导致饮酒不能自制,若一旦停止饮酒则产生精神或

躯体的各种症状。有研究发现,具有酒精依赖性的人易于冲动<sup>[30]</sup>,意志力薄弱,物质滥用率会更高。而在当前,酒精和毒品易成为青少年逃避现实的工具,对酒精依赖性高的人有更高的危险性去选择此类“升级”的逃避方式。

### 3.6 毒品认知对毒品相关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中态度一是针对海洛因、大麻等的认知,态度二是针对如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等的认知。结果显示,态度一对毒品相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目前很多青少年因为对毒品的认知不够明确而深受荼毒。由于传统毒品存在时间较长,宣传力度大,大多人有清晰的认识,对新型毒品却缺乏警惕性,甚至有不良毒贩将这些毒品以酒水兑入、奶茶、跳跳糖和医用试剂等瞒天过海的形式在市面上流通,更无法察觉。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由其认知状况影响,不同的因素影响青少年认知来引导他们的行为。不少研究中已表明,大部分吸食者对新型毒品的认知具有偏差,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其成瘾性、耐受性、毒副作用、对身体及社会的危害性远远不及传统毒品,可以用来提神,想戒就戒,甚至认为是时尚、有钱的象征,一种与他人交际的手段<sup>[31]</sup>,从而进行了毒品相关行为。近期一系列公众人物吸毒事件的曝光也误导了部分青少年对毒品的认知。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过程中的观察学习和榜样作用至关重要,媒体明星总与吸毒、逃税等行为难脱干系,无疑向大众传播了这些行为是非常普遍且正当的。因此,青少年从媒体明星的负面报道中获取的信息往往鼓励了毒品相关行为。若社会传递的毒品知识越正确,引导青少年正确的毒品认知,越清晰明确,对毒品行为的抑制作用就越强。

## 4 总结

本研究提示,塑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父母有正确的依恋,培养良好的自控能力,拓展毒品知识教育的深度、广度,提升公众人物的正面导向作用,才能有效限制青少年对毒品态度的积极性,弱化青少年的毒品行为倾向性。父母需对青少年进行正确引导,以身作则,创建和谐的家庭氛围,使青少年建立完善的心理机制,形成较好的自控能力;学校须开设相关的毒品知识教育讲座、课程,特别注意将对毒麻药品的认知纳入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毒品认知;社会可以就相关毒品知识及时进行普及宣传,消除公众人物对青少年

的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使青少年在面对毒品诱惑时产生抑制作用,与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共同构成拒绝毒品的保护因素。

### 【参考文献】

- [1] 施菁青,关群,杜江.青少年毒品滥用趋势及禁毒策略分析[J]. Chinese Journal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018, 24(06): 346-348.
- [2] 张军,郝伟.新型毒品所致精神障碍的识别与处理[J].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2: 8-13.
- [3] 欧阳炳惠,曾立新,何秀芳,等.广州市大中专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调查[J]. 中国健康教育, 2002, 18: 776-778.
- [4] 林丹华,范兴华,方晓义,等.自我控制、同伴吸毒行为与态度与工读学校学生毒品使用行为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0, 33(3): 732-735.
- [5] MCCABE S E, WEST B T, WECHSLER H. Trend and college-leve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non-medical 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among US college students from 1993 to 2001[J]. Addiction, 2007, 102(03): 455-465.
- [6] MARTIN Q, PETERS R J, AMOS C E,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abuse and drug use: a view of African-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In Texas[J]. Journal of Ethnicity in Substance Abuse, 2005, 04(01): 23-33.
- [7] GHANIZADEH A. Shiraz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drugs: an exploratory study[J]. Eastern Mediterranean Health Journal, 2001, 07(03): 452-460.
- [8] 许书萍.高校毒品预防教育的对策——基于大学生毒品认知及易染原因的调查[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3, 6: 84-89.
- [9] 李兰,王乃博,余超,等.青少年药物滥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03): 478-480.
- [10] RAMISETTY-MIKLER S, CAETANO R, GOEBERT D, et al. Ethnic variation in drinking, drug use 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in Hawaii[J].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04, 74(1): 16-22.
- [11] KIM J W, LEE B C, LEE D Y, et al. The 5-item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5): an effective brief screening test for problem drinking, alcohol use disorders and alcohol dependence[J]. Alcohol & Alcoholism, 2013, 48(1): 68-73.
- [12] GRASMICK H G, CHARLES R. et al. Testing the core Empirical Implication of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General Theory of Crim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993, 30(01): 5-29.
- [13] 李琼,黄希庭.自我控制:内涵及其机制与展望[J]. 西南大学学报, 2012, 38(02): 41-52.
- [14] 黎健斌.自我控制资源与认知资源相互影响的机制:整合模型[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02): 235-242.
- [15] 陈一笛,甘怡群.和谐人格、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与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职业群体的3种模式比较[J]. 北京大学学报, 2018, 54(05): 1123-1132.
- [16] 张佳.简述自我控制、延迟满足、冷热执行系统的关系[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1): 87-88.
- [17] WOLFF M W, WOLFF K A.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and type of substance use[J]. Adolescence, 2002, 37(148): 705-716.
- [18] KIM J, WILLIAMS S. Link childhood maltreatment to substance use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worth contingencies[J].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and Trauma, 2009, 18: 88-105.
- [19] REYNS B W, WOO Y, LEE H D, et al. Vulnerability versus opportunity: dissecting the role of low self-control and risky life styles in violent victimization risk among Korean inmates[J]. Crime & Delinquency, 2016, 64(4): 1-25.
- [20] YEON S-J, MESSNER S F. Self-control and delinquency in socio-cultural context: Formulating and assessing an elaborated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M]. Korea: Kore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14: 35-42.
- [21] 赵霞.青少年犯罪家庭因素的类型化及预防对策[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7, 05: 34-41.
- [22] MOUSAVI F, GARCIA D, JIMMEFORS D, et al. Swedish high-school pupils' attitudes towards drugs in relation to drug usage, impulsiveness and other risk factors[J]. Peer J Pre Prints, 2014.
- [23] 于丽,王志勇,袁玉,等.13-22岁城市学生沾染毒品与3方面家庭因素的关系[J]. 中国校医, 2015, 29(03): 164-167.
- [24] 刘江.父母依恋、同伴联系与青少年偏差行为[J]. 青年探索, 2016, 04: 52-58.
- [25] KOEPEL M D H, BOUFFARD L A, KOEPEL-ULLRICH E R H.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ubstance use: the moderation of parental attachment[J]. Deviant Behavior, 2015, 36: 657-673.
- [26] 宋海荣.父母的依恋模式如何影响对孩子的养育[J]. 大众心理学, 2016, 07: 02.
- [27] 何克,刘丽君.青少年吸毒的心理因素与家庭教育的调查[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01: 08-14.
- [28] 陈敏时,胡良军,陈新,等.高校学生毒品知识及知识来源调查[J]. 实用预防医学, 2001, 08(04): 246-247.
- [29] JONE S E, OELTMANN J, WILSON T W, et al. Binge drinking among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other substance use[J].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J of ACH, 2001, 50(01): 33-38.
- [30] 秦龙圣,沈均.酒精依赖者人格特征对照研究[J]. 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0, 08(02): 225-226.
- [31] 向静.合成毒品滥用与艾滋病传播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 重庆医学, 2016, 45(12): 1700-1702.

(收稿日期:2019-10-17; 修回日期:2020-04-21)